



RI MU BU WAN

著 八小水猪

日暮 不晚



年度最萌动

最久的爱情长跑
千里绕圈把手牵。

他是新秀剧作人，圈中声名鹊起正当红，**妖孽一枚**

她是在读女博士，人称灭绝师太能任着，**祸害一只**

当**祸害**重逢，**妖孽**不折腰怎对得起路人的喜闻乐见！

榕树下超人气爆笑爱情剧 横扫网络百万 **HIT**

至甜甜蜜蜜·**小纯情**，如今恨不得眼不见为净 旧情缘摆在面前，**续 OR 不续**，这是个问题！

DI MU BU WAN

猫小八

暮 日 太 晚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暮不晚 / 八小水猫 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21-11813-4

I . ①日… II . ①八…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460 号

日暮不晚

八小水猫 著

策 划 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吴 琳

特邀编辑 莽 儿 菜秧子

封面设计 巡 山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1813-4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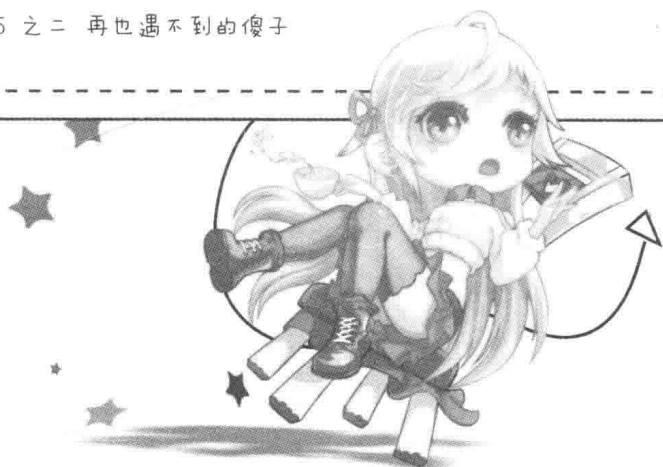
目录

- 001 第一章 朋友，男朋友
- 014 第二章 红颜祸水，名不虚传
- 027 第三章 这是我一向充当的角色
- 039 第四章 我没有未卜先知的幸运
- 053 第五章 希望我是你最完美的朋友
- 067 第六章 世界上存不存在那种劫后余生的爱情
- 080 第七章 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得到重逢这样美好的字眼
- 094 第八章 如果没有你在场，成长会比老去更让人忧伤
- 107 第九章 能得到如愿以偿的爱，你真是天下最幸运的人
- 122 第十章 如果你能站在我身边
- 135 第十一章 原中我以为自己会无所畏惧



目录

- 149 第十二章 你在别人眼中的荣华满身，其实只是自己的孤独
- 161 第十三章 你会不会，一救到底
- 174 第十四章 你的世界已经完满
- 187 第十五章 有些事情，从来就没有结束过
- 199 第十六章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始终在交替出现
- 210 第十七章 我们都曾经臣服于现实
- 224 第十八章 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吗
- 252 第十九章 谁欠了谁，都该结束了
- 252 第二十章 原来你比我先到一步
- 268 番外 你不知道的事
- 268 之一 少女的歧途情路
- 275 之二 再也遇不到的傻子



第一章

朋友，男朋友

“当时我坐在他对面，搅着一杯半融化的冰激凌，头顶扇翼的旋转没有一丝凉意，反而让夏日的湿热直扑到人的面孔上，那个场景让我有点头晕。他对我说那天和我一起逛街的时候，被他妈妈看见了。

“我没有料到这场恋爱竟然会发展到面见家长的地步，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装作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然后。他说他妈妈说的，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要找女朋友，就要找个条件好的。”

故事到了这里，便要正式进入一个小高潮。于是我顿了顿，捏着淡黄色的吸管，淡定地看着此刻坐在我面前的夏苗苗。

夏苗苗显然没有注意到我眼中有朵朵桃花正作跃跃欲燃状，此时她神情愤恨义愤填膺，我看她的样子，知道她体内的反圣母小宇宙正热气腾腾地燃烧，如果发生爆炸，后果显然不堪设想。于是急忙说出后话试图稳定她的情绪：“之后，我起身出门，并告诉他，下次如果要在三伏天请女生吃冰激凌，麻烦找一个有空调的场所。”

夏苗苗一拍桌子：“筠君做得好！”这堪比梁山好汉的豪迈引来周

围不满的目光一片，柜台后的老板明显心疼地颤抖了一下，这位女侠的熊掌如果再孔武一点，她掌下那张玻璃桌即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女侠照顾周围人的情绪，放低声音：“等等，那你起身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去结账？”

我得意地给了一个令她满意的答案：“当然没有。”

她果然满意地点头，示意我继续讲下去。我摇了摇手里那杯橘子汁，冰块相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接下来的记忆，让我很是伤感：“其实我走出去的时候相当痛苦，白天还好一点，到了晚上却很难熬，之后两天都是因为眼泪湿透了枕头，再也无法睡下去了才挣扎着醒来。毕竟那是初恋啊，你记不记得大二的时候，现当代文学的胡教授说过，初恋是很美好的！我那时候整整伤心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我才好起来。”

她的嘴角开始抽搐：“整整伤心了两天？你的意思是就两天？你妹啊，老娘初恋被甩的时候，整整痛苦了一个礼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我没有去纠正她忽略了我比她大的事实。后浪推前浪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正确说法应该是姜还是老的辣。我及时把握住了这个装嫩的机会，而且接下来要讲的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事迹，我这么想着，嘴边勾起了一个邪魅的笑容：“是只有两天，因为第三天，我们学校里的第一帅哥冯澜就向我表白了。”

还记得那天午后，我和冯澜靠在教学楼楼顶的栏杆上背历史。我因为那几天神情恍惚，把“戊戌六君子”看成了“戊戌大兔子”，着实让人更加伤春悲秋。于是索性弃书不看，开始为自己的初恋就被埋葬在了封建男权的代表——婆婆手中这种飞来横祸惋惜不已。冯澜突然

拿出一个苹果递给我，说：“再吃点东西吧，你中午吃得太少了。你看你最近瘦了很多，马上要高考了，要注意营养。”

当年的我哆哆嗦嗦地接过苹果，心里迷糊着自己这副高一米六、净重一百二十斤的形体究竟瘦在哪里。抬头却看见他的眉眼被熠熠的阳光照得无比耀眼，这个校服也不能掩其丽色的清秀少年，在看着我以一个极不优雅的姿态啃完一个苹果后，静静地拿出一张纸巾帮我擦嘴，同时抛下了一句让我事隔五年后想起，老脸还不禁发烫的话。

他说：“筠君，我喜欢你。”

回想起来，我的情路居然在高三的时候开始跌宕起伏，这种人生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但是确定无疑的是，那天的清澈阳光从俊秀少年的眉目中淌下，缓缓流入我心里，这一刻，心里某处的一些东西在这阳光的抚慰下，渐渐生根发芽。

夏苗苗捂住胸口，表情十分痛苦：“然后？你就欢腾地从一个怀抱扑入了另一个怀抱？”

我纠正她：“没有怀抱。在我们那个年代，男女关系还很纯洁。没有约炮利器，更不存在小三官网。我虽然在没有与初恋明确分手的情况下，和冯澜发展出了一段关系，但是从始至终，我连他们的手也没有碰到过。放在古代，我就是典型的柳下惠。”

夏苗苗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你为什么不和初恋提出分手？”

我展露出英俊的笑容：“因为那个时候，我正疯狂地迷恋着王尔德，记得他老人家说过，当爱到了终点，软弱者哭泣，精明者马上去发现一个，聪明的早就预备了一个。”

她无力地说：“说人话。”

我换了个正襟危坐的姿势：“实际情况是，当时虽然我们学了政

治，但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虽然在理论上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在实践上，这三观还没有完全稳定。高中时我身边有一群损友，大家纷纷认为，带着冯澜去见他，可以让他无地自容。当年的我很单纯，竟然认为这个方法可行，于是伺机以待。可惜当时他已经去了C市读大学，而我和冯澜还在L市读高中，过了不久，他也模仿王尔德和我分手了。所以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实现。但我可以发誓，没有实现的原因主要是客观的，主观上，我感到非常遗憾。”

她翻了翻手中的一堆稿纸，若有所思：“我想当初如果他见了冯澜，一定会备受打击，即使他已经不喜欢你。”

我不是很明白这种扭曲的心理从何而来，夏苗苗接着解释：“他肯定会觉得很挫败，他自己不喜欢，而且也认为不会有人喜欢的女生，突然有了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

我愤怒：“喂喂喂，什么叫做‘认为不会有人喜欢的女生’？”

她在我的怒吼声中清醒过来，手指着面前那堆稿纸，咬牙切齿地问我：“齐筠君，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

我奇怪地看着她：“你说你导师让你帮她去上大学语文，讲《孔雀东南飞》，你过来找我问意见。”

她继续用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看着我：“那你从头到尾都在讲什么？”

我思索了一下：“是我说，我如果是刘兰芝，一定会抛弃焦仲卿，立刻从了太史的儿子。嗯，然后你和我争辩，说我这种性格，如果焦仲卿肯和我殉情，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前去赴死。我对你的观点表示不以为然，向你证明我曾经是真的遇到过这种棒打鸳鸯的事。然后我就王尔德了。”

她一双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那么，你的意见在哪里？”

我幸灾乐祸地笑：“我的意见不是很清楚了么？就是我的禀赋不足以应付这种高难度的题目。哈哈，谁叫你一条路走到黑，当初考研的时候非要报个古代文学，沉溺于这种风花雪月的话题里面无可自拔。你看我多好，投入了哲学的怀抱，以后最多不过上台讲讲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轻松又愉快。”

我当然不会向她暴露我投入哲学怀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古代文学的英语得分比哲学高了十多分。

夏苗苗生气地夺门而出，我也收拾东西打道回府。

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城市里，一向不能以树叶的荣枯来判断季节。呼啸而过的车窗外，阳光的寂静流淌在绿荫之中，晕出灼人的光芒，却让人毫无意外地嗅到湿润风中盛夏的气息。路边丛立的广告牌被阳光耀得发出刺目白光。可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我看见了上面一张温文俊秀的脸。

一向有点人脸识别障碍，加上平时看电视的时间不多，所以实在想不起此人姓甚名谁。但他那张实在俊秀得让人过目不忘的脸，让我隐约想起在某个综艺节目上经常看到这个人，由此推断，某个综艺咖光临了我们的城市。这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顷刻就被吹散在了盛夏燥郁的风中。

回到寝室，首先看到的是陈樾以一种风中凌乱的造型一丝不苟地坐在电脑前搞着创作。她虽然生在哲学系，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颗热爱且向往文学的心。每每让生于中文系的我，看得汗颜不已，无地自容。

最近陈樾创作的一篇新文正在网站上火热连载，内容是时下最流行的穿越。经常吃着饭，突然灵感来袭，眼睛发直，直奔回寝室打开

电脑洋洋洒洒写得如行云流水，让我觉得她已沉溺在不知庄周梦蝶或是蝶梦庄周的状态。到了这种境界，我认为她也伴随着她笔下的主人公进入了一种穿越状态，只是别人是在时间中穿越，她是在空间中穿越。

我转身关门，踢掉脚上的高跟鞋，随口问道：“小樾樾，写得怎么样了？”

她两眼放出如狼似虎的光芒，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得噼啪作响：“昨天写到一个生在 21 世纪的大好女青年穿越到了清朝，变成了吕四娘，背负刺杀雍正的任务。没想到雍正旁边两个宠妃都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与吕四娘斗智斗勇，惺惺相惜。今天开始写到，女青年刺杀成功，雍正受了重伤，临死前穿越到了隋朝，变成了隋炀帝，然后发现宇文化及其实是清朝宠妃之一穿越过去的。这个宠妃在现代是个忧郁的男子，嗯，你知道吧，在这种小说中一般忧郁的男子都是 gay，因为穿到了宇文化及身上，所以得不到隋炀帝，于是心理发生了扭曲，发誓要杀了他……”

我正在俯身拿拖鞋，听到这里有点站立不稳，扶住床边栏杆，勉强挤出一个狂狷的笑容：“很好，剧情紧凑刺激，十分符合当今的潮流。”

她伏在电脑前码字，来不及给我一个满意的笑容，于是由声音代劳：“我也觉得这是近期以来最让我满意的一个想法。”

我刚穿上一只拖鞋，她突然拉长了声音：“筠君啊，我突然想起，刚才有个人……叫什么白老实的找过你，他说你电话打不通，于是打到寝室。哈哈，你怎么认识那么土的朋友，现在居然还有人名字叫白老实……”

我手上另一只拖鞋“啪”一声掉在地上，发出沧海一声啸：“什么

白老实？是白老师！我导师，教过你中国哲学史的那个！”咆哮完我哀怨地抛给她一个明知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她转过头，真挚地说：“他平时上课用方言，我真不知道他说起普通话来口音那么重。就想现在不会有人起名叫白老实。”她想了想，又指指电脑：“筠君，你说，我正在纠结我这个故事的名字呢。你说，究竟叫《暴君，就是要爱你》好一点，还是《小朕天生是皇帝》好？”

我面色惨白，手指发抖地把手机充上电，自然无暇回答她。

我的导师是一个治学严谨、品格端方的老师。端方到夏苗苗每眉飞色舞跟我讲起文学院各大老师匪夷所思的风流史的时候，我都会默默地自卑于我的导师在这方面毫无话题。由于他人格端方，也因为师母的治夫有方，他这些年来收的女弟子用一个手掌就能数过来，且除了必须要催论文时，他都从来不与女弟子有任何联系。在我们这一届，他只收了一男一女两个弟子，这就注定他需要弟子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落在我同门蒋翊一个人身上。

蒋翊这厮并非一盏省油的灯。当他在第三次为导师报账填表之类的事情跑得头破血流时，他报复我了。

他给导师出了一个主意：“你看，筠君这女孩子，长得不错，学历不错，可是年纪一大把居然没有男朋友，老师你认识那么多青年才俊，不如帮她把终身大事给解决了？”

导师一拍大腿，老泪纵横地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一来解除了师母的威胁，二来我要是有了男朋友，就可以名正言顺让我和蒋翊一起帮他做事情。他大大赞赏了蒋翊这年轻人头脑灵活，关心同学，并立刻着手为我举行了两场盛大的相亲仪式。

第一场是和他八百年前的一个弟子，此人现在已在我们这个城

市另一所高校担任哲学研究室副主任这一职务。照蒋翊的形容，这个师兄就是现在流行的典型高帅富。

夏苗苗分析，当今的哲学体系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此师兄一定会热爱西方文化，所以她连翻了两天欧美街拍，决定让我赴约那天走欧美范儿，随意穿了件白衬衣，牛仔短裤加平底人字拖。

于是我就以这幅造型走进了全国著名连锁苏菜餐厅赛江南。惊鸿一瞥，师兄的脸绿了，我的脸也绿了。

相亲过后我和这位师兄心照不宣地进入了“相期邈云汉”的境界。我忍不住问蒋翊：“请问你觉得师兄高帅富的点在哪里？”

他想了想，哈哈笑道：“不是吗？他的发际线就很高啊。”

我提起一本西方哲学史给他扔了过去。

导师见一计未成，越挫越勇，几天后又生出另一计。第二场相亲，对象是我市一个著名的油画家。

地点是在画家的画室。

我吃了第一次相亲的亏，又因为地点定在画室这种集中体现高贵优雅气质的地方，所以第二次相亲时决定走端庄仙女范，硬是将我一米六的身高，勉强塞进了一套曳地长裙。

结果是我刚走进门，雪白的长裙就被地上乱七八糟铺了一地的颜料染上一块新鲜的草绿。画家看得两眼放光，认为裙子上染上的这一块污渍颜色形状均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笔。于是他给了我两百块钱，我回家将这条裙子邮寄给了他留作纪念。

从此以后我与他就相忘于江湖。

夏苗苗见我相亲两次后，被折腾得面无人色，不禁善解人意地劝解道：“你干脆跟你导师说你是同性恋好了，必要时我可以出场帮忙。出场费我们再算过。”

我咬牙切齿：“不用了，我现在只想整死蒋翊。”

她善解人意地继续出主意：“那你不如告诉你导师，蒋翊也是同性恋。你师母一定会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指向她的手指哆哆嗦嗦瑟瑟发抖：“你倒是试试人到晚年，收两个弟子都是同性恋的感觉？”

总而言之，导师他老人家依然很少找我。每次找我的时候就只有两个目的，一是催论文，二是安排相亲。每一个目的想起来都不禁让人涕泗横流。

我打开手机，给导师打了过去：“白老师，听说你找我？我刚才在外面，手机没电了。”

电话里导师的声音很是和蔼：“筠君啊，我有个文物鉴定家朋友，最近因为一些工作到了C市，现在需要一个文字助理，他又不想请外人，我就给他推荐了你。晚上你来玛甘泪餐厅一下，一起吃个饭，聊一聊。对了，”他声音突然压得很低：“千万不要穿得太暴露，咳咳。”

我答应了，挂了电话，松了口气。

接下来我为导师他老人家鞠了一把辛酸泪，看来第一次相亲我的穿着给导师他老人家留下的阴影，实在是太严重。

接到导师的指令过后，我思索良久，最后终于认定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思想应该是高尚的，而衣着却应该是素朴的。于是我晚上去玛甘泪的时候，穿得很随意，这么一来，与这个餐厅名字，实在就很格格不入。

这个名字曾经是我们外国文学史老师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每一届学生中都口口相传。他说：“知道怎么让你的文章翻译更加彰显品位吗？当然要在文字上下工夫。比如‘Margaret’这个词，你如果翻译成玛格丽特，就明显是大路货，格调不高。但是如果翻译成玛甘泪，顿

时气质都不同了。”说到这里，他意犹未尽：“有时候，人的品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你书读得多就能培养起来。这与气质禀赋都有关。”

文物鉴定专家就算不是高尚的工作，也是个高档的工作，而判断一项工作是否高档，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接触很多很多的钱。很多书不能培养起来的气质，很多钱却可以。这种高档的事情，与我的生活相距实在太远。只是有一段时间夏苗苗突然开始迷恋上文物，整天拉着我看各类鉴宝节目之余，还买回各种陶瓷鉴赏杂志。我跟着她学习了一段时间，悲哀地发现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梅瓶、春瓶、洗口瓶的分别，于是断然丢盔弃甲。在我放弃的一个月后，她也放弃了，理由是对于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来说，梅瓶和春瓶，怎么看也不及金瓶梅更吸引人。

导师和文物鉴定家面对面坐着。我走进门，看见导师作一派云淡风轻的笑脸和另一个背对我的修长身影。那人理着短短的平头，从后面看，雪白的衬衣衣领笔挺，我的时尚眼光没有修炼到夏苗苗那种一眼瞥去就能从细节出发管中窥豹地认出品牌的地步，但也判断出这人的衣服价值不菲。

我走向他们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如何落座的问题，几经纠结最后还是选择坐到了导师的身旁。

看到对面那人的脸，我顿时想起了他便是我下午在回程车上广告牌里看到的那个人，连带记起了他的名字。

这个综艺咖，原来就是现在流行的文物鉴赏节目的嘉宾，苏乔。

他参加的那个节目，就是前段时间夏苗苗老是拉着我一起看的一档最火热的鉴宝节目，名字是《华夏宝鉴》。

我眼光略拙了一下，十分羞愧，只能自我安慰道，高档的综艺咖，

也是综艺咖。职业不分贵贱，综艺不论高低。

当然我不会忘记夏苗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表情，在一众白发苍苍的大爷中，苏大师那张年轻俊秀的脸显得格外鹤立鸡群。他拿起观众带上的一个明代崇祯年间的蛛蝶纹玉壶春瓶仔细看了看，下了断言：“这是后世仿品。”

旁边一个老专家不服气：“据我刚才的鉴定，这是真品。”

苏乔一副温和谦逊的样子，神色中却是满满的自信：“明代晚期这种类型的青花器，一般会在青花部位加一层白色，再上透明釉。所以在青花部分，很容易摸得出这种鼓起的釉层。这个仿品，”他遗憾地说，“虽然仿得很像，但是没有这种质感，所以我判断，是后世的仿品。”

在我看过的鉴宝节目中，很少出现这种争论不休的正宗综艺场面。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却觉得只要气氛热闹，就很有平时看综艺节目的感觉。正打起精神津津有味地看，夏苗苗却盯着电视中苏乔的脸，一字一顿：“我要嫁给这个人。”我很遗憾地想，这人年轻英俊，却能在古董界混出一席之地，可以说是财色品味气质俱全，要是被夏苗苗糟蹋了，是多么飞来横祸的一件事。

我坐下，不等导师介绍，主动向苏乔打招呼：“苏老师好。”

导师脸笑开了花：“看吧，我说筠君最合适当你的助理吧。你先前还担心我们哲学系的文字功底不够好。我跟你讲，我们哲学系的文字功底才是最好的。你看筠君还认识你，也是因为对中国古代器物感兴趣，经常关注鉴宝节目。对了，筠君本科的时候是中文系的，曾经还写过剧本。”

我被导师这种浮夸的介绍弄得十分汗颜，立刻补救：“没有没有，能跟着苏老师学习古董知识，是我的荣幸。”

苏乔看着我，一双好看的眼睛笑得弯了起来：“你本科的时候就写过剧本了？那你的文字功底一定很好。”

我看他只抓住一个事实，完全无视我先前的补救，于是只得继续做谦虚状：“没有没有，还需要跟着苏老师多多学习。”

苏乔瞥了我一眼，对着我导师笑，眼里闪烁着戏谑的光芒：“你这学生，小小年纪说话这么造作，是不是你教的？”

我恨不得在他面前立刻现出我豪迈的真身，直截了当询问他当助理一个月可以给多少工资。但是在导师面前，依然不得不作出一副认小俯低状。导师哈哈大笑，顺势帮我解释：“她小孩子，见到长辈，当然要讲礼貌。”

服务员拿来菜单。玛甘泪是西餐厅，主打法国菜，牛排与羊腿远近驰名，但考虑到我一向用刀叉的姿势非常猛烈，搞不好便会发生要将对面坐的苏乔谋财害命的这种误会，于是委屈地点了一个十分边缘的意大利面条。

由于无法尽情发挥，这顿饭吃得我十分压抑。走出门的时候我正在如释重负，苏乔却姿势优雅地拉开了一辆黑色玛莎拉蒂 GT 的门，说：“我送你们回去。”

导师年老体迈，乐呵呵地钻了进去。我想到时候可以和导师一起下车，再坐公交回学校就十分近了，于是也跟着钻了进去。

路上苏乔放碟，我满以为在这么一个有气质的中年男士车上，一定会听到帕格尼尼或是龚一之类，没想到放出来的却是 Anthony Wong 那首《禁色》。如果不是导师在场，我一定现场就要给苏乔普及，那句“请关上窗，寄望梦想于今后，让我再握着你手；无须逃走，世俗目光虽荒谬，为你我甘愿承受”活脱脱就是同性恋不被世俗理解所发出的压抑呼声。